

影响欧美无数创新科技和散发性思维的经典斗智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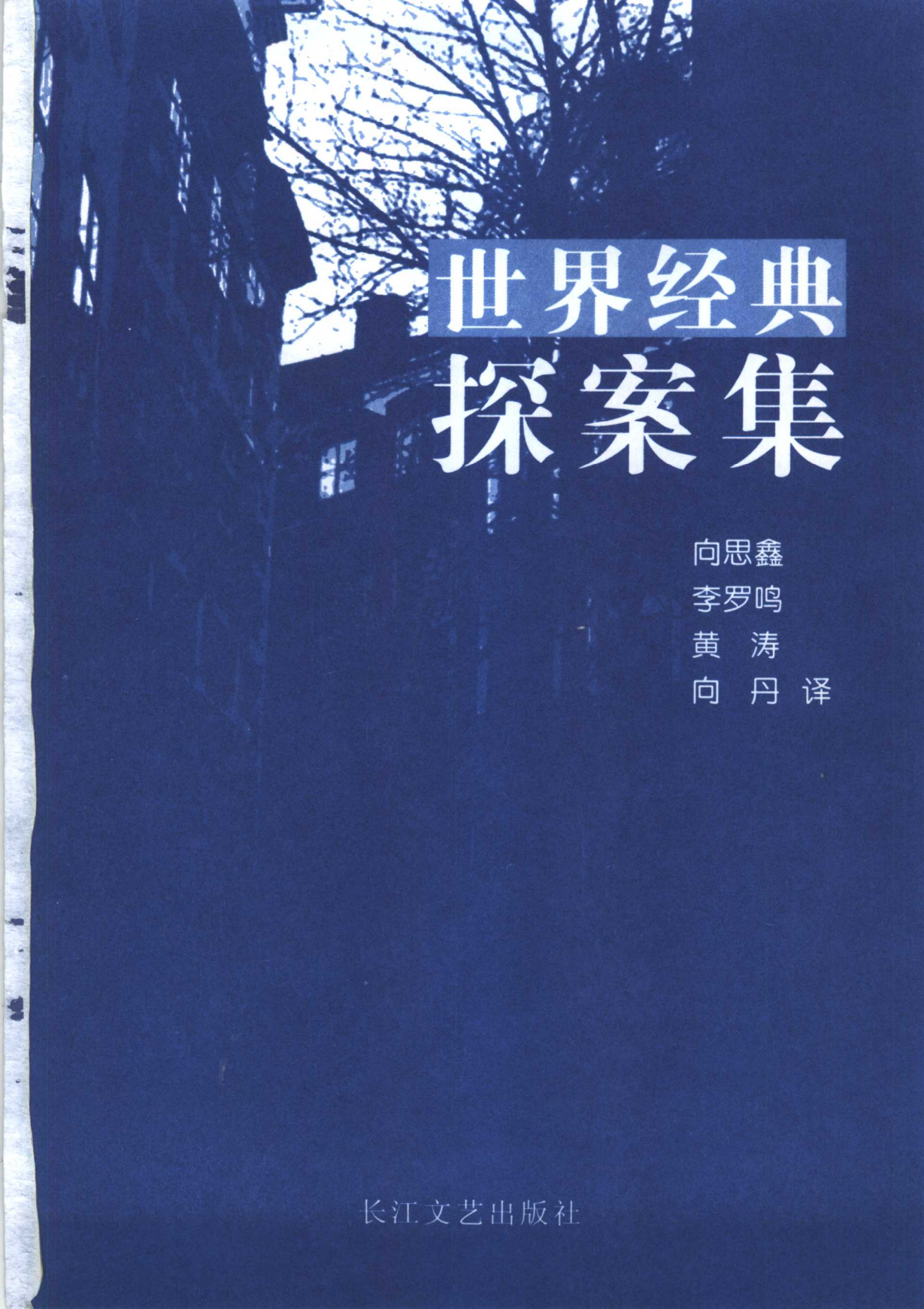
探案集

世界经典

Shijie jingdian Tan'anjí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世界经典 探案集

向思鑫

李罗鸣

黄涛

向丹译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前言

从1841年美国作家爱伦·坡发表《莫格街凶杀案》起，现代侦探小说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，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名探形象，其中最引人注目而又深受读者喜爱的是：

智探 奥古斯特·杜宾；
警探 理查德·卡夫；
神探 歇洛克·福尔摩斯；
侠探 亚森·罗宾。

他们是艺术长廊中的侦探之祖，被誉为“世界四大名探”。

名探破案，各有风采：杜宾的玄思与雄辩，卡夫的坚毅与沉着，福尔摩斯的敏锐与缜密，罗宾的奇诡与诙谐，都在各自经办的案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从而把侦破艺术推向绝妙的境界。至于情节的曲折险恶、起伏跌宕，悬念的引人入胜、扑朔迷离，推理的周密细致、丝丝入扣，结局的出人意料，却又合情合理，都会令读者耳目一新，叹为观止。

本书辑入的作品，都是轰动一时的里程碑似的经典著作。为了突出名探们各自的探案特色，我们对与案情无关的情节进行了必要的节略，其目的在于：使读者在有限的篇幅内，读到世界侦破文学史上最精彩、最辉煌、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，同时，也鉴赏鉴赏名探们不同的侦破风采。

译者
2000年8月



目录

智探杜宾经典探案	[美] 埃德加·爱伦·坡 (1)
莫格街谋杀案	(3)
失窃的信	(21)
 警探卡夫经典探案	[英] 威廉·威尔基·柯林斯 (33)
月亮宝石案	(35)
 神探福尔摩斯经典探案	[英] 阿瑟·柯南道尔 (135)
血字的研究	(137)
波希米亚丑闻	(187)
巴斯克维尔庄园的猎犬	(203)
 侠探亚森·罗宾经典探案	[法] 莫里斯·勒布朗 (289)
怪盗罗宾	(291)
拿破仑古桌案	(329)
蓝宝石疑案	(338)
犹太古灯案	(37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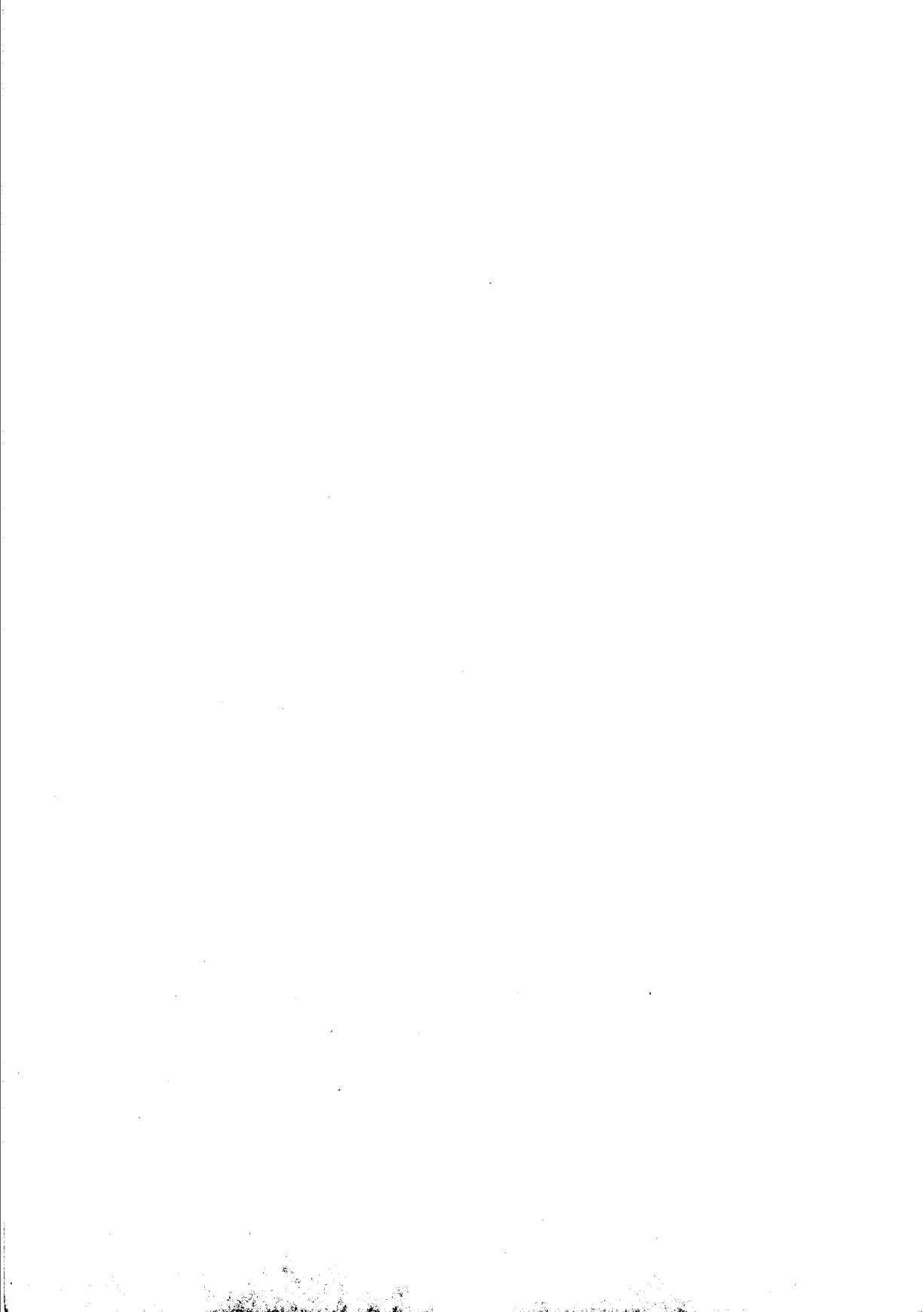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简介

智探杜宾经典探案

埃德加·爱伦·坡 (1809~1849) 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、小说家和批评家，是现代侦探小说的鼻祖，同时也是科幻小说、恐怖小说和探险小说的开创人，对现代文学中的唯美主义与象征主义有广泛的影响。代表作有《黑猫》、《厄舍府的崩塌》、《瓶中手稿》、《莫格街谋杀案》等。

在侦探文学领域，他是第一个有意识地把“侦探”作为创作主题的作家，并成功地塑造了杜宾——世界侦探文学史上第一个有血有肉、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人格魅力的侦探形象。由他开创的侦探小说模式，即：以业余和非官方身份介入侦探的主人公；以警方为对立面的侦察背景；以朋友或助手组成的“黄金搭档”为陪衬的叙述形式；以抽象分析和逻辑推理为主要方法的侦破手段；以神秘悬念开始，以抽丝剥笋的方式展开，以解破疑团、揭示谜底作结束的黄金结构……至今仍被信奉为侦探文学的经典模式。从此，侦探小说步入文学殿堂，并且发展成为现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。



莫格街谋杀案

不论海妖唱什么歌，
不论阿基里斯混在女孩堆里
用什么名字，
不论是多么难解的谜，
我们都能够猜破。

——托马斯·布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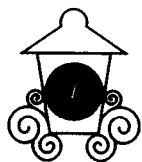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朋友杜宾

18**年春天和夏天一段时间，我在巴黎结识了C·奥古斯特·杜宾先生。这位年轻的绅士出身于富贵之家——甚至可说是一个声势显赫的名门，但因为命运的捉弄，竟然沦落到了非常贫困的境地。生活的重压使他意志消沉，他不再发愤自励，也不想重整旧业。承蒙债权人的好意，让他承袭了一份残存的遗产，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，他精打细算，过着最低水平的生活。实际上，读书是他惟一的享受，在巴黎，书是很容易得到的。

我们邂逅在蒙玛特街的一间昏暗的图书馆里，我们都在那里寻找同一本珍贵的名著，相同的爱好使得我们逐渐地密切起来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他坦诚地向我讲述了他的家庭小史。他知识的渊博使我惊讶，他的狂热，以及他生动活泼的想象力，时时唤起我内心的激情。这正是我在巴黎日以继夜寻求的东西。我觉得，跟这么一个人交往实在是无价之宝。我坦诚地向他吐露了这种想法，最后我们决定合住在一起。由于我的经济情况不像他那么拮据，所以，由我付房租，把市郊圣·日耳曼区的一幢年久失修、摇摇欲坠的旧宅租了下来。

我们把房间布置成为阴郁沉闷而又富于幻想的风格，在那里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。

我的朋友有一种怪癖——除了怪癖，我还能叫它什么呢——那就是为了黑夜的魅力而迷恋黑夜。我也不知不觉地染上了这个怪癖，喜欢在浓黑的幽夜里狂放不羁地驰骋奇想。尽管夜神不会总是与我们同在，但我们总会想方设法，把她留在我们身边。



天刚破晓，我们就关上所有的百叶窗，点上蜡烛，燃起香料，让它在阴气郁郁的环境中发射出幽幽的微光。这时候，我们读书，写作，谈心，让灵魂在梦幻的境界里驰骋……而一旦真正的黑夜光临，我们就胳膊挽着胳膊，穿过大街小巷，四处游荡，继续着白天的话题。在人烟稠密的城区，在闪烁的灯光和幢幢黑影之中，品味着只有默默观察才能领略得到的无穷的精神刺激。

每到这种时候，我就不得不叹服杜宾的那种奇特的分析能力。这时的杜宾神情冷漠，眼神发呆，平时颇为洪亮的男高音变得尖锐刺耳，但他的思路清晰，出语沉静，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切实的分析能力，在他的身上奇妙地结合起来。

一天夜里，我们在皇宫附近的一条又脏又长的大街上闲逛。双方都明显地陷入了沉思，至少有十五分钟，谁都没说一句话。突然，杜宾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他是个矮小的家伙，真的，要是让他到杂技场去演小丑，倒是不错！”

“那当然。”我随声附和。

由于我正在全神贯注地沉思，起初，我并没有注意到杜宾已经介入了我的思想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回味过来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“杜宾，”我严肃地说，“我真无法理解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思？”

“——你在想桑蒂利，”他说，“你为什么不说？你刚才心里在想，他的个子太矮，不适合演悲剧。”

这的确是我刚才考虑过的问题。桑蒂利是圣·丹尼斯街上的一个鞋匠，由于酷爱演戏，便企图在克莱比雍的悲剧中扮演克尔科斯的角色，尽管他尽心尽力，却只落得个被冷嘲热讽而声名狼藉。

“看在上帝的分上，告诉我，”我惊叫道，“你用什么方法看透我的心思的？”

杜宾不理睬我的追问，仍然在我的思路漫步。

“真正使你觉得这个鞋匠太矮，不适合演悲剧角色的，完全是那个卖水果的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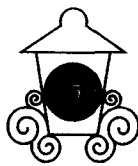
“卖水果的人！——你真让我吃惊——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人。”

“我指的是我们走进这条街时撞到你的那个人。”

我想起来了，大约十五分钟以前，有个卖水果的，头顶一个大篮子，差点儿把我撞倒。可是，这跟桑蒂利有什么关系？真叫我弄不明白。

“在我解释之前，”他说，“我们先来追溯一下你的思路，回忆的关键顺序是：桑蒂利、猎户星座、伊壁鸠鲁、切割术、街上的石头、水果商人。”

这仍然使我茫然不解。他接着说：“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就在我们离开C街之前，我们一直在谈马。这是我们谈的最后一个话题。转到这条街，一个卖水果的人头顶一个大篮子，匆匆从我们身边擦过，把你撞到一堆铺路用的石



头上。石头堆积在正在修补的人行道旁。你几乎扭伤了踝骨，显出恼怒或生气的样子，嘟囔了几句，回头看了看那堆石头，又默默地往前走了。”

“可是，这跟桑蒂利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后来，我们走到那个名叫拉马丁的小巷，那里的路面已经铺好，他们采用实验的方法，使切割成形的石块交错咬合在一起。这时，你的脸上露出笑容，嘴唇微微蠕动，我毫不怀疑你在嘟囔‘切割术’这个词语。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我还知道，你對自己說‘切割術’的時候，必然想到了原子，因此也必然想到了伊壁鳩魯的理論。”

“我真是這樣想的。”

“由于不久前我们谈到，那个高贵的希腊人模糊而独特的猜想，在最近的星云宇宙论中得到了确认，所以，我觉得你不可避免地会抬眼仰望猎户星座上的巨大星云。我期望你会这样做。你也确实向天上看了。”

“啊，天哪，你真的抓住了我的思路。”

“不过，在昨天《博物馆报》上发表的那篇关于桑蒂利的尖刻的评论文章里，引用了一行我们经常谈到的拉丁诗：

只有毁灭旧的，才有新生。

“这行诗是描述猎户星座的。因此，非常清楚，你不会不把猎户星座和桑蒂利联系起来。此时，你的唇边掠过一丝微笑，我看出，你确实把两种事物联系起来了。”

“奇特，奇特！我当时的确想到了可怜的桑蒂利！他被人们当成了牺牲品。”

“到此为止，你一直弯着腰行走。可是这时，你突然挺直了身子，于是我断定，你在想桑蒂利的矮小身材。就在这时，我打断你的思考——或者不如说是接着你的思路说：他是个矮小的家伙，要是让他到杂技场去演小丑，一定更好。”

“这正是我当时的想法，所以我应声说，那当然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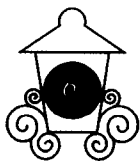
说到这里，我们两个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这就是杜宾，奇特的思维方式，奇特的分析方法！

就在此事后不久，晚上出版的《法制报》上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

离奇的谋杀案

《离奇的谋杀》——今天凌晨，大约三点钟，圣·洛克区的居民被一阵凄厉的



尖叫声惊醒，声音显然是从莫格街一座房子的四楼上传出来的。据说，那座房子只住着莱斯巴尼太太和她的女儿卡弥儿·莱斯巴尼小姐。由于开始大家只想以通常的方式进屋，结果只是白费时间。过了一会儿，便用铁棍把门撬开，八九个邻居陪同两个警察，进了房间。这时呼喊声已经停止。但当这伙人冲上第一层楼梯时，清楚地听到两个或几个人粗声粗气地愤怒争吵，声音是从房子的上层传下来的。他们跑上第二层楼梯时，争吵声已经停止，整个房子寂然无声。这伙人立即散开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索。搜到四楼后面的一个大卧室时，由于门从里面反锁，不得不把它砸开，那里的景象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惨不忍睹，毛骨悚然。

房间里凌乱到了极点——家具捣毁了，散乱地抛在地上。仅有一张床架子，床垫已被拖开，扔到地板中央。一把剃刀放在椅子上，刀上沾着血污。壁炉边有两三绺又粗又长的灰色人发，上面也沾满鲜血，仿佛是连根拔起似的。地板上有四枚拿破仑金币，一只黄玉耳环，三把大的银汤匙，三把小号的白铜茶匙，还有两只袋子，里面装着大约四千个金法郎。墙角放着一张书桌，抽屉已被打开，显然遭到过搜劫。床垫下面还有一只铁皮小保险箱，保险箱开着，钥匙仍插在上面，箱子里除了几封旧信和一些不重要的文件外，什么都没有。

看不到莱斯巴尼太太的踪影，但壁炉口有过多的烟灰，于是便搜索烟囱。说起来真可怕！莱斯巴尼小姐的尸体，头朝下，从烟囱里被拽了出来；看来，尸体是从狭窄的烟囱道里硬塞进去的。尸体还没凉，许多地方的皮肤被擦伤，无疑是往下硬塞时造成的。尸体的脸部有许多严重的抓伤，咽喉部有黑紫的淤血块和深深的指甲印，看来，死者是被活活掐死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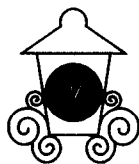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彻底搜查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，再没有发现什么。但是，在房子后面铺过地砖的小院里，发现了老太太的尸体。她的喉咙完全被割断，当人们试图把她扶起来时，头竟掉了下来。她的躯体和她的头一样，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，完全是不成人形了。

关于这个可怕的凶杀案，截至目前为止，还没有发现一点线索。

第二天，报纸上又补充刊登了一些详细报道。

“莫格街惨案”这一恐怖事件，许多有关人士已受到传讯，但迄今尚无任何明显的线索。下面是证人提供的一些主要的证词。

鲍丽娜·杜布尔（洗衣女）供称：她认识死者母女已经三年，她一直为她们洗衣。老太太和她的女儿似乎很和睦——彼此很有感情。她们付钱非常及时。不知道她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来源。莱斯巴尼太太可能是靠算命为生，据



说有些积蓄。不论去取衣服还是送衣服，从来没碰到过别人。肯定没雇佣人。好像除了四楼，其他房间都没有家具。

彼埃尔·莫洛（烟草商）供称：四年以来，他经常卖给莱斯巴尼太太一些烟叶和鼻烟，数量不大。他一直住在附近。死者和她的女儿在这房子里住了六年多了。从前，这房子里住的是个珠宝商，现在，房子是莱斯巴尼太太的财产。她对房客们糟蹋房屋深感不满，便自己搬了进去，不再出租。老太太有些孩子气。证人只见过她女儿五六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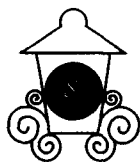
其他的邻居，证词大致相同，谁也不知道莱斯巴尼太太和她女儿有没有活着的亲戚。前面的百叶窗很少打开，后面的百叶窗总是关着，只有四楼后面的那个大房间例外。这是座很好的房子——并不很陈旧。

伊西尼尔·米塞（警察）供称：大约凌晨三点，他被叫到这座房子来，当时门口有二三十人，正在设法进去。最后是用刺刀撬开门——不是铁棍。这很容易，因为房子上下都没有门闩。尖叫声一直不断，直到强行把门打开——尖叫声突然停了。好像是某个人，或者几个人在愤怒地吼叫，声音又高又长，不是又短又急。证人带头上楼，走到一楼楼梯口，听到两个声音高声争吵——一个声音粗重，另一个声音尖锐，——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。能听清前一个说的一些话，是一个法国人，清楚地听到说“神圣”和“魔鬼”。尖锐的声音是个外国人口音，说不清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可能是西班牙语。

亨利·杜瓦尔（银匠，邻居）供称：他是出事后首先进入房子的人之一。他进一步证实了米塞的证词。他们刚一进门，就把门关上了，以防止更多的人进去。这个证人认为，那个尖锐的声音是个意大利人的声音，肯定不是法语，也不一定是男人的声音，有可能是个女人。他不懂意大利语，听不清说的什么，但他认识莱斯巴尼太太和她的女儿，常常与她们说话，可以肯定，那尖锐的声音不是她们发出的。

奥登海默（餐馆老板），他是自愿作证。他不会说法语，通过翻译讯问。他原籍是阿姆斯特丹人，路过那座房子时听到了尖叫声。尖叫声持续了好几分钟，也可能有十分钟。声音又高又长——悲惨而恐怖。他曾进入房子。确认了前面的证词，但有一点不同。他肯定，发出尖锐声音的是个男子，而且是法国人。听不清说了些什么，声音又高又急——没有规律——显然是又怕又气。声音很刺耳——确切地说，不是尖锐，而是刺耳。粗重的声音反复说“神圣”和“魔鬼”，还说了一次“我的上帝”。

儒勒·米格诺（银行家，德洛兰街米格诺父子公司的老板）供称：莱斯巴尼太太有些财产。八年前，在他的银行里开了一个存款账户。常去存些小笔的



款子，从未取过钱。死的前三天，她还亲自去取过四千法郎。这笔钱以金币支付，由一个职员送她回家。

阿道夫·勒·彭（米格诺父子公司的职员）供称：莱斯巴尼太太取钱那天，大约中午，他带着四千法郎送她回家，钱放在两个袋子里。门打开时，莱斯巴尼小姐出来，接过一个袋子，另一个袋子由老太太提着。于是他躬身施礼，告辞而去。当时街上没有人。那是一条小街，非常僻静。

威廉·伯德（裁缝）供称：他是进入房子的人之一，是英国人，在巴黎住了两年了。他也是首先上楼的人之一，听到了争吵的声音。粗重的声音是个法国人。他听到了一些话，但都记不得了，清楚地听见了“神圣”和“我的上帝”。当时好像有好几个人争斗扭打的声音，尖锐的声音，比粗重的声音更高，肯定不是英语，好像是德语，有可能是个女人的声音。但他不懂德语。

重新传唤几个证人证明：四楼所有房间的烟囱都太窄，容不得一个人的身体出入。房子里的每一个烟道，都用那种圆柱形的扫刷上下扫过。房子后面没有楼梯，人们上楼时，不可能有人从后面下去。莱斯巴尼小姐的身体紧紧地卡在烟囱里，四五个人一起用劲才把她拽出来。

保罗·杜马（医生）供称：拂晓时分，他被召去验尸。两具尸体都在发现莱斯巴尼小姐的那间卧室里，放在床架的麻布上。年轻小姐有许多淤血肿块和擦伤，这显然是把她硬塞进烟囱造成的。咽喉处伤痕明显。下巴下有几道很深的抓伤，还有一串青紫色的斑块，显然是手指头的印子。她母亲的尸体支离破碎，非常可怕。右腿和右臂的骨头差不多都碎了，左胫骨断裂。死者的头完全与身体分开，颅骨粉碎，咽喉是用非常锋利的凶器割断的，可能是一把剃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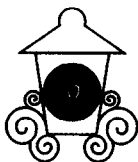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还传讯了其他几个人，但没有获得任何重要线索。如此神秘的谋杀，其细节又如此复杂费解，是巴黎前所未有的。警方对此一筹莫展，目前仍然没有找到可能破案的蛛丝马迹。

据该报纸的晚刊报道说，圣·克洛区人心惶惶，骚动仍在继续，但仍无任何线索。据悉，阿道夫·勒·彭已被捕入狱——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给他定罪。

语言问题

杜宾对案情的发展似乎有了奇特的兴趣——至少我认为如此，尽管他不作任何评论。直到报道勒·彭入狱的消息之后，他才问我对这谋杀案有什么看法。

我只能附和全巴黎的看法，认为这是个无头案子，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找



到凶手。

“我们不应该根据这种浮浅的审查来判断有没有办法，”杜宾突然地高谈阔论起来，“巴黎的警察虽享有机敏的美誉，其实，只不过是小有聪明而已。除了目前的手段，他们找不出任何其他的破案方法。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，但这些措施常常文不对题，用错了对象。这使我们想起茹尔丹先生的故事来——他要一件睡衣，为的是更清楚地欣赏音乐……”

“他们获得的结果虽然也常令人惊讶，但大多是靠着简单的勤勉和机敏得来的。如果这些品质还不能产生作用的话，他们便束手无策了。如维多克这个人，既善于推想，又不屈不挠，但因为思想境界不高，所以，常常因过于细致的调查而发生错误。他因为过于接近对象，反而缩小了他的视野。他也许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一两点，但这样做时，必然失去对整个事件的把握，有时陷得过深，但真理并非永远处于井底。事实上，越是重要的知识，越是浅显明白。一味地追求深刻，常常使思想变得复杂模糊。这就像我们纵览苍穹一样，过于持久、过于集中、过于直接地死盯着金星，金星本身就会从视线里消失。”

“至于这次谋杀，我们不妨先亲自考察一下，再对它提出看法。这种探索会给我们带来乐趣（我觉得这个字眼有些奇怪，但什么也没说）。此外，勒·彭曾帮过我一次忙，我至今还很感激。好在我认识那位警察局长，获准去看看现场，并不困难。”

得到准许后，我们立即前往莫格街。这是介于瑞舍利奥街和圣·克洛街之间的一条乱杂无章的小街。这个区离我们的住所很远，将近傍晚，我们才到达那里。房子很快就找到了，门前仍然有许多人，怀着漫无目的的好奇心，从路的对面向关着的百叶窗仰望。这是一幢普通的巴黎式住宅，有一个大门，门的一边是个装有玻璃窗的门房，窗上有个活动格子，是供看门人开启的地方。我们进去之前，先沿街走了一段，拐进一条胡同，然后又绕到房子的后面——这时，杜宾仔细查勘了这座房子和四周的状况，但我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。

我们又回到房子前面，敲了门铃，出示了证件，在那里负责的警察让我们进去了。我们上楼，走进发现莱斯巴尼小姐尸体的那间卧室，两具尸体仍然放在那里。房子里混乱的情形依旧。我看不出有任何地方与《法制报》的报道不同。杜宾仔细查看了每一件东西——连受害者的尸体也不放过。接着，我们到了其他房间，又到了院子；一个警察一直陪着我们。调查研究持续到天黑才离开现场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的朋友还到一家日报社的办公室里去了一会儿。

我说过，我的朋友常常有许多古怪念头，而我，则常常是对他的古怪听之



任之。回来之后，他一直不再同我谈这个谋杀案件，而我也不理不睬，一声不吭。直到第二天中午，他才突然问我，在凶杀现场看没看到什么奇特的东西。

他说的“奇特”似乎有某种特殊的含义，我感到暗暗吃惊。

“没有，没有任何奇特的东西，”我说，“无论如何，不比我俩在报上看到的报道更多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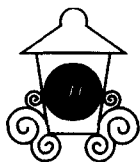
“报上的报道，”他说，“恐怕还没有触及到这少有的惨案的本质。我们先别管报纸上的那些无稽之谈吧。在我看来，这一奇案被认为无法解开的原因，恰巧是它容易解开的关键——我指的是过分夸大了表面特征。警察感到困惑，因为找不到动机——不只是说谋杀本身的动机，而且是谋杀凶残程度的动机。许多情况不符合常情，把警察局弄得一筹莫展。人们听到了争吵声，但除了被杀的莱斯巴尼小姐之外，楼上未发现任何人，而且也没有其他出口。如果有人出去，不可能不被上楼的人看见——这些情况，从表面上看不可能自圆其说。房间里极端混乱，尸体被头朝下塞进烟囱，对老太太尸体的可怕肢解——所有这些情节，以及刚刚提到的那些和无需再提的其他情节，足以使那些自恃聪明的政府警察们一筹莫展。他们犯了严重而普遍的错误，即把异常的东西与深奥的东西等同起来。在目前进行的调查中，与其问‘发生了什么事’，倒不如问‘发生了哪些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’。事实上，我解破这个疑案的容易程度，恰巧与警察不能解破这个疑案的困难程度成正比。”

我凝视着他，被他的高谈阔论惊得目瞪口呆。

“我现在正在等，”他继续说，眼睛望着我们住房的门，“正在等一个人，他也许不是凶案的罪犯，但与本案肯定有某种程度的关系。对最严重的犯罪情节，他也许并不知情。我希望我的猜想是正确的，因为我把整个解谜的希望，都寄托在这种猜想上面。我就在这个房间里，每一刻都等着他的到来。他也许不会来，但他很可能会来。他要是来了，必须把他留住。手枪在这里，万一需要的时候，我俩都知道怎样使用它。”

我接入手枪，几乎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也不相信我的耳朵，但杜宾继续说个不停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他的话是说给我听的，尽管声音不高，但那语调却像是在跟一个遥远的人说话。他眼神发呆，茫然地看着墙壁。

“人们在楼梯上听到的争吵声，”他说，“不是两个被害女人的声音，这一点已被证人充分证实。因此，我们无需怀疑老太太先把女儿杀死然后自杀。因为莱斯巴尼太太的力气，根本不可能把女儿的尸体像发现的那样塞进烟囱，而她本人伤残的状况，也完全排除了自杀的可能。因此，凶杀是由第三者实施的，而这第三者的声音，就是人们听到的争吵声。现在我要注意的，不是关于这声音



的全部证词,而是证词中的特殊点。你是否在证词中看到什么特殊的东西?”

我说我注意到了,所有的证人都一致认为那个粗重的声音是个法国人的声音,但对那个尖锐的声音却是各有各的说法。

“那是证词本身,”杜宾说,“但不是证词中的特殊点。你还没有看出那些独特的地方。正如你注意到的,证人对粗重的声音意见相同,他们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。但是,关于那个尖锐的声音,其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的不一致!——当一个意大利人、一个英国人、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法国人试图对它描述时,个个都说它像是外国人的声音。每个人都肯定那不是他本国的声音。每个人都觉得它不是自己所熟悉的任何一国人的声音,而是他语言不通的另一国人的声音——法国人说它是个西班牙人的声音,‘如果他熟悉西班牙语,就可以听清某些话’。荷兰人认为那是个德国人的声音,而他‘不懂德语’。西班牙人‘肯定’那是英国人的声音,而他又完全是‘根据语调判断的’,‘因为他一点英国话都不懂’。意大利人相信那是个俄国人的声音,但‘从未与地道的俄国人说过话’。另外,第二个法国人与第一个法国人的证词也不相同。他肯定那是个意大利人的声音,但由于不懂那种语言,他也像那个西班牙人一样,‘是根据语调判断的’。

“你看,那声音有多么奇怪呀!对它竟然能得出这样矛盾的证词——使得欧洲五大国的居民连一点熟悉的音调都听不出来!也许你会说,那可能是一个亚洲人的声音,或者一个非洲人的声音,但不论是亚洲人,还是非洲人,在巴黎的都不多。我暂且不否定你的推断,我只想请你注意以下三点:有个证人说,这声音‘与其说是尖锐,不如说是刺耳’,还有个证人说这声音‘又急又不匀称’,没有一个证人提到听出了什么话——或者什么字眼。

“我不知道,”杜宾接着说,“到现在为止,我的发言,在你的心里留下了什么印象,但我毫不犹豫地,根据这部分证词——关于粗重和尖锐声音部分的证词——就可以作出合理的推断,为这个神秘案件的调查指出了方向。”

进口和出口

“现在,我们把推想又收回到那间卧室。我们先寻找什么?自然是凶手逃走的方法。毋庸讳言,你我都不相信怪诞的超自然事件,莱斯巴尼太太和小姐绝不是被妖魔鬼怪所杀。凶手是个有血有肉的人,当然会以有形的方式逃走,决不会化成一缕轻烟。怎样逃走的,便构成了我们必须研究的另一个课题。

“非常清楚,人们上楼时,凶手正在那个发现了莱斯巴尼小姐尸体的房间里,起码在隔壁的房间里,因此,我们只需要在这两个房间里寻找出口。警察



已经把地板、天花板和墙砖彻底查过，任何秘密出口都不可能逃过他们的法眼。但我信不过他们的眼力，所以又用我自己的眼睛仔细考察。果然没有秘密出口。走廊的两扇门都锁得牢牢实实，钥匙插在里面。我们再看烟囱吧。虽说它和普通烟囱一样宽，有八九英尺高，但整个宽度容不下一只大猫的身体。根据以上情况，这两个怀疑点绝对不可能有逃走的出口。因此，我们只剩下窗户需要研究了。从前面房间的窗户逃走，绝对逃不过街上人的眼睛，所以，凶手一定是从后面房间的窗户逃走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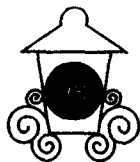
“一个成熟的推理者，决不会根据一些表面上的‘不可能’而放弃一个合理的结论，我们要做的事恰巧相反，正是要通过这些‘不可能’寻找可能的契机。

“卧室有两个窗户。其中一个没有家具遮挡，完全可以看见。另一个的下半扇被床头遮住，床架子又重又笨，紧紧顶着窗户。那扇没遮住的窗户从里面牢牢地挡住，就是使出浑身力气也难以打开。窗框子左边有个大钉眼，里面钉着一根又粗又大的钉子，差不多钉到头了。另一个窗户，也有一根类似的钉子，用类似的方式钉着；要想把框格窗的下扇掀起来，也只能是枉费心机。警察确信，出口不可能在这些窗子上面，因此，他们觉得拔下钉子，打开窗户瞧瞧，也是多余之举。

“我自己的调查多少有些特殊，理由就是我刚刚谈过的这些——因为我知道，所有表面上不可能的东西，在实际上，常常是可能的。

“我开始这样考虑了——用由结果追溯原因的方法，凶手一定是从两个窗子中的一个逃走的。如果是这样，他们不可能从里面把窗框重新钉牢，正因为发现它们是牢牢钉住的，所以，警察的调查便到此为止。而我的结论是，既然窗框确实是牢牢钉住的，那么，窗框一定有自己钉起来的能力，我相信，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结论。我走向那个无遮挡的窗户，有些困难地把钉子拔出，试图把下扇掀起，正如我预料的那样，用尽了力气也掀不起来。现在我明白了，窗子一定装有隐蔽的弹簧。经过仔细寻找，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机关，我按了按弹簧，对这个发现心满意足。

“现在，我把钉子又放回原处，仔细地对它观察。一个人从这个窗子出去，可以重新把它关上，弹簧也会复位，但钉子不可能重新钉上。这结论非常明显，于是我的调查范围再次缩小。凶犯一定是从另一个窗子逃走的。假如两个窗框上的弹簧完全一样——这是可能的——那么，所用的钉子一定有某种区别，至少，钉子的钉法不同。于是我踩在床架子的麻布上，对第二个窗户仔细观察。我先摸到弹簧，按了按，和我想象的一样，与另一个毫无不同。于是我开始观察钉子。钉子和另一个一样粗大，从表面看，钉法也完全相同。



“你会说，我陷入了困境。其实，线索一刻都没有中断，我已经追溯到秘密的最后结果了——这结果就是那钉子。我说了，从外表上看，这钉子与另一个窗户上的钉子完全相同。但我说，‘那钉子一定有问题’。我伸手一摸，大约有四分之一英寸长的钉子头掉在了我的手里，其余的钉子还在钉眼里。它已经断了，断痕是旧的，因为边上生了锈，显然是很早之前用锤子砸断的。我把取下的钉头重新放回那个断口，完全是一根整钉子，看不出一点裂痕。我按下弹簧，轻轻地把窗子框往上推了几英寸，钉头也随着上移，仍然嵌在那里。我把窗户关上，钉子又成了完整的一枚了。

“至此，谜底已经揭开。凶手是从床头处的窗子逃走的。他出去后，窗子自动落下，或有意关上，弹簧使它恢复了原状。正是这弹簧的定位作用被警察错以为钉子还钉着，便认为不必再作进一步调查。

“接下来是如何下去的问题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和你绕着房子转时，就已经胸有成竹了。离那个窗户大约五英尺半远的地方有一根避雷针。任何人都不能从避雷针够着窗户，更不要说进去了。但是，我发现四楼的百叶窗属于特殊的一种，巴黎的木工称作‘格子窗板’——这种百叶窗今天已很少用了，但在里昂和波热多的一些很古老的房子上还常常见到。它们的样子像个普通的门，只是上半部分做成小格子或镂成花纹，因此，它可以被人当作绝妙的把手。莱斯巴尼太太家的百叶窗足有三英尺半宽。我们从房子后面看它们时，两个百叶窗都半开着——就是说，它们正好和墙形成直角。如果床头那个窗子的百叶窗完全打开，贴住后墙，同避雷针的距离不过两英尺！如果身手敏捷，胆大包天，就可以从避雷针进入窗子——只要把手伸出两英尺半就够了。窃贼牢牢抓住窗板格子，然后松开抓着避雷针的手，双脚抵住墙，纵身一跳，就可以使百叶窗转得关上。假如窗户正开着，他可以直接从避雷针上荡进屋里。

“我希望你特别记住，我曾说过，在一次如此危险、如此困难的行动中，身手矫健是必不可少的。我的计划就是要向你说明：第一，这件事是可能办到的；但是，第二，也是主要的，必须要有特别机敏灵巧的身手才能完成。”

听了杜宾这番话以后，我的脑际掠过了一种关于他的结论的模糊的、尚未完全形成的看法。我似乎接近于理解，却又没有完全理解过来。

我的朋友接着他的话题继续说下去。

没有动机

“你会发现，”他说，“我已经从逃出的问题转到了进入的问题了。我的意